

◆家园小景

## 落叶笺

马从春

秋深,叶落,一片复一片,于枝头恋恋不舍地落向大地。它们,是树木写给季节的信笺,小小的落叶笺。

两个因为空间距离相隔的人,如何取得联系?今人打电话,聊微信,发视频,最不济也要发个短信。古人则不同,只能写信。铺一纸素笺,拈一支毛笔,沉吟片刻,落笔成字情感飞扬,清新的墨香之中,期待对方可以见字如面。

落叶也一样。它们,从春天里开始出发,二月春风的剪刀裁出一片片嫩叶,热烈的夏天里走向繁华和热烈。及至入秋,绿色渐黄,思想业已成熟,千言万语的酝酿化作一枚枚落叶笺,深情而感恩,跌落在季节的怀抱中,无怨亦无悔。

小城的马路边,植有些许菩提子。某一日,我下班回家,见路上一堆金黄,仰望树上,菩提子由青变黄,细长的叶子随风摇落,似一群黄色的蝴蝶。地上落叶,层层叠叠,无人打扫,仿佛躺在信箱里的信笺,静待有人拆封,继而深深阅读和品味。

落叶笺,梧桐以为最。“一声梧叶一声秋,一点芭蕉一点愁。”叶落悲秋,芭蕉点愁,曼妙的晚秋,便纵有千种思绪,万般离愁,一片美丽的梧桐叶,也足以背负和承载。倘若有雨,则尤为妙极,疏疏落落的唯美意境里,有古典的浪漫诗意。

三两野塘残荷,落叶笺中的水墨丹青。世人皆爱夏日赏荷,菡萏妖娆,荷叶田田,遮天蔽日之下,皆为清凉。秋冬之日,荷塘已老,许多人不愿观看,实则不必。冷风萧萧,

瘦了荷塘,枯杆残叶的沧桑,美得沉稳,美得厚重。每一片残荷素笺之上,都写满了岁月的芬芳,亦或一段日月光下蛙鸣的思念。

银杏,落叶笺中之极品。寿州大报恩寺,植于唐贞观年间的两棵银杏,已经一千三百多岁。周末,我去看望它们,仿佛去看望两位老人。它们微笑不语,脚下的落叶笺堆积如山,灿若黄金。我俯首拾起一枚,千年时光一眼望尽,历史的云烟缓缓流动。我,一个孱弱的痴儿后生,读得懂它们。

红叶题诗,绝美的落叶笺。唐代书生卢渥,赴京应试时在皇宫附近游玩,得御沟中流出红叶一枚,其上题诗一首。诗曰:“流水何太急,深宫尽日闲;殷勤谢红叶,好去到人间。”后卢渥婚配一出宫宫女,正是当年红叶题诗之人。想来,此种良缘,古典浪漫,引来后人无数艳羡。

发丝,亦是一种落叶笺。人,不过是行走的树木,头发,自然是身上的枝叶。天冷,树叶飘零,头发也容易脱落。曾经十万烦恼丝,试问今朝剩几根?人到中年,脸上油腻,头上稀疏,秋冬叶落时尤甚。树心有年轮,发丝藏密码,老旧岁月的密码。

远山,黄叶簌簌而落,一层又一层。我常常地幻想着,兴许能获一个机缘,在山上搭个草房,每年秋冬小住几日。阳光薄薄地斜射过来,十分欣喜地,将那些落叶笺一一捡拾起来,慢慢展开阅读。又或者,想念远方的一个人,给他寄几枚落叶笺,上面没有一个字,亦觉得十分美好。

一地的落叶笺,一地的思念。



秋荷 李昊天 摄

◆逝者追忆

## 父亲与铜钱

陈大联

记忆中的父亲,口袋总是紧巴巴的,常以君子固穷自嘲。有一天,我发现父亲对钱有了别样的热衷,他在悄悄收藏古币。那个平日只与书刊剪报为伴、一心痴迷文史的人,竟会对这些冰凉的铜板倾注热忱。

一次,隔壁朱先生从南京回乡,带着一把古铜钱来向父亲请教。父亲一枚枚细细品鉴,娓娓道来每枚铜钱的身世:这是开元通宝,那是景德元宝、道光通宝……临走时,他还将一枚汉代五铢钱赠与朱先生。我这才知道,父亲写字桌抽屉里藏一个铝饭盒子,里面装着他的收藏,至于何时开始收集的,却无从知晓。

后来我偶尔出差,见路边地摊有卖古铜钱的,也顺便捡几枚带给父亲,大多是常见古币,但也有一两枚算是比较稀缺的。他总是将它们放在手掌里摩挲着,仿佛要触摸到古币的年代,与之沟通交流。

没有财力支持,父亲的古铜币收藏始终未成气候,巅峰时,也只有百余枚而已。但这些铜钱足以给他带来慰藉,他偶尔会将铜钱拿出来把玩,昏暗的灯下,铜绿泛着幽幽光泽,折射着悠远的光阴。

我刚进工厂时,在车间当操作工,自恃有点文化,刻意与工友们保持距离,他们对我也敬而远之。后来班组选职代会代表,我本以为胜券在握,却不料输给了同期分配的另一名毕业生。回家发泄怨气时,父亲未作任何评论,只是默默从抽屉里取出一枚铜钱。

“你看这铜钱,外圆内方。”他的语气温和却有力,“圆是处世之道,方是立身之本。为人处世,圆通机变能减少很多阻力,但不是投机取巧,得守住原则和规矩,方,就是方方正正的做人底线。我年轻时也棱角分明,经历很多事后才懂得,真正的智慧,是外圆内方。”

这番话如铜钱掷地,敲在我的心上。从那以后,我开始调整自己,以圆融对待他人,以方正坚守本心,后来职场之路渐渐顺遂。数年后,当我走上企业领导岗位,才真正掂出这枚铜钱的分量。

年纪轻轻就担起要职,父亲替我高兴之余,也担心我缺乏定力、迷失自我。有次我回家,见他铜钱摊在桌上把玩,便提起收藏市场的行情,他没有接这话茬,只淡然笑道:“你看这些铜钱,在世间流转了千百年,都只是暂时停留在人手上。它就像沙粒,用力攥紧反而留不住,握得越紧,流失得越快。”

他顿了顿,呷了一口粗茶,接着说: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。人这一辈子,都需要钱,可死了也带不走,钱还在世间流转。我这一生没有财运,你生在好时候,运气比我好。但要记住,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,谨记不能贪小便宜吃大亏。”

父亲走后,他的藏书、剪报还在我的书柜里散发着书卷气,可那些铜钱的去向,我却渐渐忘了。直到有一天,母亲从她的樟木箱里取出一串铜钱交给我,或许她觉得自己年事已高,这重要物件,到了该移交的时候。

正如父亲所说,人死了,钱还在世间流转。这些历经千百年的铜钱,如今又流转到我的手上。它们见过鼎盛繁华,也曾经历衰败落泊,尝过尊贵荣宠,也熬过漫长孤寂。最后,父亲通过它们,将人生的大智慧传给了我:“外圆内方,取之有道。”这八个字,比起手中的铜钱,更重,更沉。



◆生活小记

## 走进田野

孙维国

我祖辈都是农民,从小就知道干农活的辛劳,初中毕业我就学会了单独犁田(那时犁田用牛,人在后面扶犁)。在乡野长大,我对田地有难以割舍的情结,即便后来去了城市打工,也会时常趁着空闲到郊区的田野走一走,闻一闻小麦、稻子的清香,那是沁人心扉的庄稼香味。

小时候,田野是我和小伙伴的游乐场。那时的生活清苦,但田里的光景却极为丰盈。春天,田埂边开满了不知名的野花,我和小伙伴们蹲在泥地里,数着刚冒头的秧苗;夏天,稻田一片浓绿,风吹过来,掀起层层涟漪,像一片片绿色的海浪,我们在田埂上追逐,身后溅起一串串笑声;秋天,稻穗低垂,沉甸甸的,仿佛在向大地鞠躬致谢,那金黄的颜色,是我童年记忆中最明亮的底色;冬天,有的田地种上油菜、小麦,有的田地空闲着,等待来年栽早秧。空闲的田地要犁田翻土,翻过的泥土散发着湿润的气息,牛蹄的印迹和犁沟的纹理,像刻在时间里的年轮。

依然清晰记得,学会犁田是少年时最自豪的时刻。牛在前面低头用力,我紧握犁把,深一脚浅一脚跟随,汗水很快浸透衣衫。犁铧破开泥土,翻起一道道黑黄色的波浪,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成年后,我离开家乡去城市打工。打工的日子每天重复,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,高楼林立的街道上,再难见到成片的田野。2003年来到无锡,在我工作的这个镇上,虽然工业化发达,很难见到像我老家那种一眼望不到边的大片田地,但几十亩一

片的田地并不难见,每到稻子、小麦收获季节,休息日、或者晚上,我都要去田地里看看,绕着田埂走上几圈。

我喜欢沿着田埂慢慢走,感受脚下泥土的抚慰。稻叶在风中簌簌作响,蛙声在田里此起彼伏;空气里混杂着青草与泥土的气息,那是我熟悉的庄稼香味。走在田野里,我所有的烦恼都会慢慢散去,心也会平静如水。

在田埂上,我可以放慢脚步,静静坐下,看着即将成熟的稻穗随风摆动,天边渐渐泛起的晚霞照射到稻穗上,一副绝美的水彩画跃然眼前。那一刻,我觉得自己与这片田野是一体的,呼吸与田里的风同步,心跳与泥土的脉搏共振。

小时候,我常听父亲说:“你对土地好,土地就会回报你。”那时的我并不完全懂,只觉得这句话太朴素。但随着岁月流转,我才渐渐理解,土地教给人的,不是抽象的哲理,而是一种切身的体验:你撒下什么种子,就会收获什么庄稼;你付出多少汗水,就会得到多少回报。

有一次,我下班后骑车去镇外,正好遇上农民收稻谷。金黄的稻子被收割机卷入,吐出一排排秸秆,收获一袋袋稻子。田里弥漫着浓烈的稻香,我下车,站在田埂边,看着农民们辛勤忙碌着,他们脸上的笑容里没有焦虑,只有丰收的喜悦。那一刻,我的眼睛有些湿润。我明白,自己为什么对田野如此难舍——那不仅仅是童年的记忆,更是生命深处的一份牵挂。